

注释详于本事、交游，系年考证及名物典制而略于文字训诂，是目前最为完备的贾岛集。傅义《郑谷诗集编年校注》（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）与严寿澄、黄明、赵昌平《郑谷诗集笺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）各有特色。潘慧惠《罗隐集校注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）是罗隐集的首注本，对罗隐著作的各种版本作精心校勘，又补辑佚诗 19 首，杂著数十则。另一个本子 是雍文华校辑的《罗隐集》（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）。

许浑是晚唐诗坛上仅次于李商隐、杜牧的诗人，一直不被重视。苏州大学罗时进先生多年治许集，于 1998 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丁卯集笺证》一书。该书以《全唐诗》所收许诗为依据，在甄辨重出互见诗及补订佚诗的基础上逐一详加校笺，功力深厚。韩 集的整理本也有两种。齐涛《韩 诗集笺注》（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）与陈继龙《韩 诗注》（学林出版社 2001 年版）均以清编《全唐诗》为底本，齐注不作校注，重在对韩 诗作中的典故进行注释，引用典籍近百种，足见注者用功之勤。齐涛另有《韩 集注》一书由台湾艺文书局 1994 年出版。陈注有校勘，采取编年形式，前三卷诗歌据年谱编年，第四卷未编年。注释力求翔实，书证以唐诗为主，前言对韩 诗歌的艺术价值予以了论述，颇为中肯。晚唐别集整理著作尚有尹占华《张祜诗集校注》（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）、尹占华、杨晓霁校点《令狐楚集》（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）、羊春秋辑注《李群玉诗集》（岳麓书社 1987 年版），萧涤非、郑庆笃整理《皮子文薮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）、李谊《韦庄集校注》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）、刘金城《韦庄词校注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）、徐式文《花蕊宫词笺注》（巴蜀书社 1992 年版）等，限于篇幅，不一一介绍。

三、唐五代别集整理研究的局限与不足

通过以上的简略介绍，我们可以用成就显著、硕果累累来形容五十余年来的唐集整理成果。许多高质量的唐集新校新注本的问世，促进和加深了唐代文学的研究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这是值得引以为豪的。但是，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问题也还是不少，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是对唐五代别集整理研究的用力不平衡，比例失调，重复性整理过多。比如王、孟齐名，王维集的整理本至今只有陈铁民《王维集校注》一种，而孟集的新注本却有六种，实在是一种浪费，于学术积累无补。此外，王绩、卢照邻、李白、韩愈、李商隐各有三种，孟郊、贾岛、高适、岑参、刘长卿、刘禹锡各有两种。而一些重要作家的集子到现在

都还没有全集新校新注本问世，比如中唐大家柳宗元，至今尚无一部《柳宗元集校注》性质的专著问世。陈子昂全集的新注本也没有，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。整理者们多把目光放在盛、中唐时期，而对初唐、晚唐五代注意不够。唐人别集整理工作缺乏一种总体规划。当然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学术讯息与出版信息反应过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其次，有些整理者对所整理的别集流传演变情况不太熟悉，以致出现很多失误，突出的表现就是选用底本不当，这里我们试举二例说明之。王绩集自元代以降，有三卷本与五卷本两个系统。清代的三种钞本，即东武李氏研录山房钞本《王无功文集》、朱筠家藏《王无功文集》，陈氏晚晴轩钞本《王无功文集》均是五卷本系列，比三卷本多出诗 60 余首，文 20 余篇，是较完备的本子，而康金声、夏连保《王绩集编年校注》却没有见到五卷本，仍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之《东臯子集》三卷抄本为底本，是一个失误。此前韩理洲《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》已于 198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而康、夏二位似未见到。再如韩泉欣的《孟郊集校注》，该书以明嘉靖三十五年秦禾刻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本为底本，而北京图书馆藏宋刻《孟东野文集》十卷本，明初抄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本（有张文虎校并跋）皆是精校精刻本，校注者皆未寓目，只是在有限的几个本子之间比勘异同，校勘质量不尽人意。

再次是校勘不精，考订不严，释词错误等问题。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，有些还相当严重。这里仅以冀勤校点的《元稹集》来说明。冀本以明弘治元年扬循吉钞东本《元氏长庆集》六十卷为底本，主要参校元集浙本系统，如明兰雪堂活字本、明马元调鱼乐轩刻本等。但这些本子彼此差异不甚大，而校点者未能充分重视渊源独特的蜀本系统，取舍有时失允当。由于未广泛参校他本，有的文章遗落的文字未能补充完整。在具体校勘过程中时有张冠李戴或重复录校现象。底本及补遗六卷中的错简、伪文，未能最大程度地甄辨清楚。续补遗收录正集已有的作品，皆为校勘不精，考订不严之例子。至于某些新注本中存在的收录欠备，系年失实，注释疏误等问题，比比皆是。

唐代别集的整理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基础性工作，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。它要求整理者既具有渊博深厚的学识，也要有严谨认真的态度。整理工作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唐诗研究论点的正确与否。精工出慢活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者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。宁缺勿滥，保证质量是古籍整理的根本要求。我们相信，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与拓展，今后一定会出现一些质量精良的唐人别集整理著作，这是笔者的期望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张忠纲. 新时期中国唐诗研究述评[M]. 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 2000.

[2]陈友冰. 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[M]. 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1.

